

第一題 (40%)

1. 請用社會學的相關學理，分析台灣新聞教育發展的歷程與特色。(20%)
2. 您認為新聞教育應具有何種理念與核心課程，以因應台灣社會之需求？為什麼？(20%)

第二題 (60%)

1. 社會學的思維與方法，對新聞報導有何助益？為什麼？(20%)
2. 請先閱讀以下報導，然後回答：(20%)
 - (1) 它的論述架構為何？即如何詮釋自殺現象？
 - (2) 整體而言，這篇報導有何優點與限制？請說明理由。
3. 如果您要製作類似的專題報導，將如何運用社會學的思維與方法，從事此報導？請說明：報導主題、詮釋架構、報導面向，資料蒐集以及寫作上會注意的事項等。(20%)

成章瑜 (2007年6月)。〈一個台灣·兩個世界：水蜜桃阿嬤〉。《商業周刊》：109-121。
(部份內容)

楔子

認識水蜜桃阿嬤，先要從剛進門的七雙小鞋子說起。海拔一千三百六十公尺的新竹尖石鄉泰崗，與雲霧等高，在這陡峭貧瘠的高山上，卻是多汁可口的水蜜桃原鄉。這裡不僅是阿嬤的家，也是五歲兒童小豹的家。去年七月，小豹的媽媽走了，隔不到一星期，爸爸也走了。這不是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的美麗童話，而是水蜜桃阿嬤與七個孫子的苦澀與蛻變...

雲霧裡的家

「不用說，就是我，我就是那個父母雙亡的人！」「我這裡有一顆自殺痣，我爸爸也有...」話才說完，他，頭抬得高高的，得意的跳開。

這就是小豹，一個五歲的孩子，言語混著江湖味。去年七月，小豹的媽媽燒炭自殺，隔不到五天，爸爸也喝農藥自盡。孩子赤裸裸的語言，馬上拆穿來者的目的，這種憤怒式的炫耀，讓許多第一次帶著愛心來的人，完全楞在那裡。

五歲的孩子，心裡在想什麼？

海拔一千三百六十公尺的新竹尖石鄉泰崗部落，必須穿過雲霧才能到達。這裡是水蜜桃的家，也是五歲小豹的家。

車子依山蜿蜒而上，水蜜桃枝桠在風中招展，滿山春景。小豹，是我要來看的七個孩子之一。一

見背面

個山上長大的孩子，機靈得就像山裡的雲豹。因為父母自殺，五歲孩子的生命，頓時也從雲端墜落谷底。

現在，小豹最親的人就是阿嬤。剛從林子裡工作回來的阿嬤，站在屋子外燒著桃樹枝的火爐旁，大鍋中煮著番薯，一月的山上因為太冷，孩子躲在房子裡，不時衝出來瞧瞧，訪客是誰？番薯好了嗎？阿嬤說，自從媽媽走了後，小豹常常問：「以後誰來做我媽媽？」阿嬤說：「那我來做你媽媽好嗎？」但他哭著說：「不行，你太老了。」

表上的時針指著晚上六點，夜來了。

黑暗中，阿嬤黝黑的臉龐上掉著淚。水蜜桃阿嬤要扶養的不只小豹，還有小豹的三個姊姊小涵、小潔、小如。不只如此，前年五月，阿嬤的女婿也因躁鬱症自殺了，留下了小璇、小藍、小薇三個外孫女。三個厭世的大人，留下七個才要探索生命的孩子。「我捨不得把他們送走，他們已經沒有爸爸媽媽了，再離開家，太可憐了！」阿嬤說。門前的七雙小鞋，簇擠疊沓，小鞋的主人們正各自用自己的力量，迎戰真實的命運。

一陣霧來了，整個泰崗部落被捲了進去，阿嬤家立即就消失不見，前後只是三十秒的事。

陽光部落，沉淪。沒有快樂歌聲，只有「不亂死」

翻開台灣地圖，對折，再對折，這裡是北台灣的中心點，北台灣的心臟，也是大台北最上游的水源地，塔克金溪和白石溪的會合口。兩溪交會激起湍流，生命的陽光與人心的黑暗，也在此交會。很久以前，這裡是人們口中的陽光部落，因為陽光終年照射。因為陽光照耀，據說這裡的水蜜桃是全台甜度最高的生產地。太陽每天從山嵐霧海中升起，風、鳥、霜、雪，人與大地共生，聲調、步伐一切依循自然法則。那時，能種上一千把小米的人，就能成為村中的首富；這裡的人愛唱歌，豐收的歌聲，唱的是要大家「每天都要快樂起來...」。

民國六十八年，電來了。這裡是全台灣最晚通電的地方。電來了，電視來了，不久遊客來了。

民國七十四年，路來了，欲望也跟著來了。那條為了把山上杉木運下山，而鋪的經濟之路，也把山民帶下了山，人心變了，單純不見了。

陽光部落，頓時變成了黑暗部落。這裡的憂鬱及高自殺率令人驚訝。車行轉彎，秀巒村頭的大樹幹上，竟有人用白色油漆在樹幹上寫著：「不亂死！」歪歪斜斜的三個大字，在陽光下成了極大的反諷。

盛夏，冰冷身軀。我用電話敲他，他都不起來

夏天，原是水蜜桃最甜最美的季節。誰也沒想到，蜿蜒的山路，一輛救護車，從山腳下的一小點，快速的開上山，一閃一閃的紅燈慢慢越來越清晰，嗚伊嗚伊的警示聲，大老遠就聽到了，劃破了山中的寧靜。這是去年的七月二十四日。

車上盡是灼熱的農藥嗆鼻味，平時渴望的回家路，今天，卻長路漫漫。喝下一瓶巴拉松，被醫院宣告不治的小豹爸爸，被送回家見孩子最後一面；五天前，同樣也是這條路，他載著已無聲息的妻子回家。只是這次回家，他們倆再也不下山了。這個家，接連的走掉三個大人，留下老人與小孩。

五月入夏，正是全球的自殺高峰，這是醫學上的夏日憂鬱及夏日躁症蠢動期，一股奇特的力量，

接次頁

讓許多人自我毀滅，至今連精神科醫師都解釋不出原因。

泰崗的山野小徑上，盛開的半枝蓮和夏枯草，也選擇在夏天告別。半枝蓮像鈴蘭一樣，花一路往上開，下端則一路結實，入夏，種子散落，植株漸漸枯槁。

阿嬤的子、媳及女婿，為什麼也在夏天說再見呢？他們像得到「自殺傳染病」，一個傳染給另一個，再傳染給第三個...。「我媽媽是在車子裡，沒有開窗戶，她一直在太陽下，就流鼻血了...。」

「我爸爸是無敵鐵金剛，他的手會飛出去，我用電話敲他，他都不起來...。」

五歲的小豹嘴中自顧自的說著，完全不知道太陽下的鼻血，無敵鐵金剛的飛拳，就是真實的死亡。她的媽媽因為被總計一百多萬元的卡債與汽車貸款，壓得喘不過氣，走了。爸爸太過錯愕，跟著步上後塵。兩條不到三十歲的生命，就這樣結束了。

然而，百萬負債是厭世的真正原因嗎？

二十多年前，也是這條路。山上的杉木要運下山，阿嬤高興的以為，自己和孩子的命運要改變了，因為他們終於可以走出大山。阿嬤一邊種香菇，一邊砍竹子，一邊做馬路旁的駁坎，每天只要哪裡有工作，就趕著去做，賺錢就是要給兒子念書。

「他在山下念書，怕他受苦，一星期，我給他五千元，摩托車掉了又買，然後換成汽車...」阿嬤說。「他要什麼，我們就給什麼，我們從來沒有打過他，也沒有罵過他一句，為什麼會這樣子呢？」

一看到遠從高雄來輔導孩子心理的吳美麗老師，阿嬤求助的追問。小豹的爸爸是家中的獨子，上有兩個姊姊。姊姊說，他從小就是火爆脾氣，動不動就雷霆大發，全家人都怕他，所以一向讓著他。不過，小豹的爸爸非常依賴小豹的媽媽，常常只要一分鐘見不到太太，就會發瘋般的尋找。

「這是很典型的邊緣型人格，非常自我中心，又沒有安全感，而且情緒大起大落，」吳美麗說。通常邊緣型人格也是躁鬱症及憂鬱症的高危險群。

「阿嬤，正常的水蜜桃，一年施幾次肥？如果每天施一次會怎麼樣？」吳老師問。

阿嬤說，「會死呀！」

「那就對了！」吳老師說，「被寵壞的孩子，是不懂得愛自己，也不懂得愛別人，更沒有存在感。」逼視死亡是難的，更難的是要逼視真正的原因。負債不是結束生命的關鍵，關鍵是，人在面對不順遂的態度。但這該怎麼跟阿嬤與孩子們解釋？尤其，三個大人厭世後，死亡陰影一直盤旋在這個家。...（以下省略）

試題隨卷繳回